

新内生发展视域下乡镇教育的县域发展联动效应

——以皖西 M 镇为例

田毅鹏 金蓝青¹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5)

【摘要】: 与外生型和内生型发展模式不同, 新内生发展理论试图在批判旧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建构起超越乡村发展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混合视域, 努力追求地域发展不同层级间的多重联动效应。在由村庄社区、乡镇及县城构成的县域社会系统中, 乡镇扮演着“衔接联动”的关键角色。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强调乡镇对村庄经济产业带动的经济面相, 而对于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非经济因素有所忽视。皖西 M 镇从乡镇教育发展入手, 通过优质的乡镇教育资源打造, 抑制了乡村因求学而引发的人口外流, 形成了突出的人口集聚效应, 增强了农民的乡土认同, 实现了乡镇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M 镇以乡镇优质教育打造为中心展开乡村振兴的新内生性发展经验, 向我们展示了在传统乡村社会逐渐走向消解的背景下, 以乡镇优质教育为媒, 在县域内乡镇与村庄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互动, 并获得一种连带性发展的经验模式, 为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的内生性发展借鉴。

【关键词】: 新内生发展 乡镇教育 乡村振兴 县域社会 发展联动效应

一、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乡村新内生发展

自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乡村振兴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 学界从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其中, 从发展的视角出发, 关注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带来的乡村空心化、过疏化等乡村衰败现象, 进而引发出关于乡村内生发展诸问题的深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一个舶来概念, 发展理论自改革开放后传入中国以来, 历经现代化理论、内源性发展、新内生发展等多阶段的更新和演进, 如何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实现乡村的新内生性发展已成为学界新近的研究热点。考察可知, 既有的相关研究多以村落为中心探讨乡村社会内生发展的可行性。然而, 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战略下, 将村落囊括其中的县域社会亦应是地域性治理的重要载体。国家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 要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能力, 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县域社会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村庄社区、乡镇以及县城。基于此, 本文认为有必要跳出单纯以村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 探索“衔镇带村”模式下镇一村系统的互动, 以乡镇教育为中心展开乡村振兴的新内生性发展探讨, 以提供一种新的整合性发展经验借鉴。

(一) 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

众所周知,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外发—内生—新内生”持续复杂转换的观念演进, 每一阶段都曾出现过一些颇为典型的发展模式, 并对乡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反思。

¹作者简介: 田毅鹏, 男,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蓝青, 女,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8ZDA119)

1. 外生性发展模式。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其社会资源、人口等经济发展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呈现出“都市过密”“乡村过疏”的变化趋向¹,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空心化和边缘化。为阻滞乡村的衰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以政策干预乡村发展,通过输入资源的外生性发展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将外部资源引入乡村,加大工业产业的引入和基础设施改善,以期缩小城乡差距。然而,在外生资源注入的发展模式下,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等经济发展的负面问题仍有发生,在对外生性发展模式的质疑声中,内生性发展概念应运而生。

2. 内生性发展理论。

据学界考证,“内生性发展”概念源于 1975 年瑞典 Dag Hammarskjöld 财团在联合国经济特别会议所作报告“what now”中提出的“endogenous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报告认为:“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²内生性发展被认为是与外生性相对立的,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参与,进而生发出自力更生的发展能力的一种发展模式³。

3. 新内生性乡村发展。

进入 21 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乡村亦不可避免地裹挟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乡村内部,强调内生发展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⁴。基于此,学者们开始反思“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二元对立的现状,并提出需要一种“超越内生和外生模式”的混合发展模式⁵,以实现一种新内生性发展,既吸收原有内生发展的部分观点,如注重本土性,强调立足自身资源的发展方式,又与原有的内生发展理念相区别,如注重社会创新和联结网络,以便获取本土所没有的资源⁶。新内生性发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也提供了更多实践的可能性方向。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关于内生性发展的研究开展较晚,并且关于内生性和新内生性的探讨是并行的。将内生性发展概念引入国内乡村发展探讨中,提出内生资源、文化认同、主体参与等应为内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并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新乡贤、发展特色产业或乡村集体经济以及重建乡村共同体等与乡村内生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探讨,为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

(二)基于新内生发展观构建县域“衔镇带村”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新内生发展观构建起来的县域内“衔镇带村”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发展内涵界定、发展单元选择、发展目标设定等方面。

1. 发展内涵界定。

如前所述,本文所指的新内生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县域本土,联结外部,将内外资源相融合,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其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内生动力源泉看,需要挖掘乡村自身的资源优势,增进乡村文化认同,提升乡村社会参与,打造乡村自身发展的坚实基础,获取乡村发展的新内生动力;(2)从地域发展格局看,乡村的新内生发展不能拘泥于乡村本身,要从以城乡互动为核心的更广阔的视域中加以综合考察,确定乡村获取新内生动力的可能方向;(3)从社会网络构成看,要重视县域内县城(城关镇)、建制镇与村庄之间的实质性关联,形成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发展势头;(4)从可持续发展维度看,要注重县域内教育、科技等非经济发展要素的吸收与运用,形成镇村联动意义上的良性循环,为实现乡村新内生发展提供新视角。

2. 发展单元选择。

在发展单元选择上,相对既往乡村新内生发展将侧重点放在村庄的分析上不同,本文主要强调以镇为分析单元。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主要是因为:其一,乡镇作为县域社会重要的联结点,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乡镇作为乡村的前沿,根植于乡村,与乡村密不可分,具备实现乡土文化认同和激发乡村社会参与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的末端,又有超出乡村,帮助乡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建构社会资本联结网络的功能。其二,自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经验可知,乡村建设“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你必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济相关系那四周围一切的事情”⁷。解决农村问题时要有“通盘”的认识,要重视县政与乡政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 发展目标设定。

在发展目标上,力主跳出以村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以乡镇为分析单元,从乡镇教育着手展开乡村振兴的新内生性发展的探讨,以提供一种新的整合性发展借鉴。其一,在人口集聚的基础上探求一种内外相连的社会网络,以促进镇村社会资本的关联积累。其二,突破单一的产业发展论,将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结合在一起,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其三,以实现乡村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为目标,维持这种新内生性发展的持续性,努力实现一种因地制宜的新乡土社会发展。这种内外联动的乡村发展,不是一种丢失自我的融化式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保持自己、壮大自己。

(三)研究方法设定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颇有特色的皖西M镇中学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M镇地处大别山区,三面环山,“八山半水一分半田”是当地人对乡镇的形象自描。城镇面积为59.6平方千米,集镇建成区3.5平方千米。全镇辖7个村,2个社区,户籍人口1.9万。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曾是M镇的典型标签。20世纪末,M镇还是人口外流的山区小镇,全镇常住人口仅剩5000余人,农业是全镇的支柱产业。然而,伴随农村教育改革,M镇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为乡镇及村庄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之所以选取M镇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为户籍人口少、规模较小的建制镇,与大多数乡镇人口流失、走向衰减的现状不同,M镇是人口净流入的特色小镇,其中乡镇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在M镇展开为期3个月的实证调研,走访乡镇与下辖村落,与乡镇政府工作人员、M中学工作人员、乡镇居民以及陪读家长、商铺老板等外来人员展开访谈,共整理访谈资料52份,分析整理出研究成果。

二、M镇教育的社会集聚机制与联动发展效应

在学界迄今的研究中,多将乡镇发展的路径设定在经济发展领域,而对非经济因素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乡镇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存在统一模式,而是要依据其自身资源禀赋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本文所选择的M镇的发展便是依托于M镇高中的高质量教育,建立起“衔镇带村”的县域联动发展,实现了带有新内生发展特色的县域发展。

(一)M镇教育社会集聚机制的生成

在前述关于乡村新内生发展的界定和探讨中,我们提出新内生发展视域下的乡村发展,不能仅局限于县域经济发展面相,而要充分发挥包括乡镇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在内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使乡村获取新内生动力。就M镇的情况而言,其发展进程中依托教育而生发出的“发展集聚机制”尤其引人注目。

1. M镇教育传统的积淀

一般来说,乡镇的教育布局往往是围绕着作为城关镇的县城而展开的,但在M镇却不同。特殊的历史机缘,使M镇作为一个建制镇存在着基础教育的丰厚积淀。M镇教育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乡镇高级中学M中学的影响力。由于靠山隐蔽的地理位置因素,M镇成为战争时期躲避战火的重要选择点。根据校史资料,M中学成立于1939年,前身为“安徽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抗战期

间，安徽省会安庆沦陷，资源外迁，其中部分学校迁至 M 镇，M 中学得以诞生，史称“三临中”。抗战结束后，在“三临中”的校址上开办了荥阳中学。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批有识之士将荥阳、广城等 5 所中学在 M 镇合并，校名为“L 县私立六南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转为公立学校，改名为“L 县第二初级中学”，其后从初级中学创设高级中学，学校范围不断扩大，于 1962 年更名为“L 县 M 中学”，1992 年县市合并后正式命名为“L 市 M 中学”。

可以说，M 中学是一所颇有历史传承的学校，抓住了教育政策改革的契机，推动学校实现了大规模的发展。1978 年后推行的重点中学政策以及 1999 年后推行的高校扩招政策为 M 中学提供了发展机遇。1982 年，历史悠久的 M 中学被评为 L 县重点中学。随后，2001 年获评安徽省示范中学，为学校增强影响力、扩大教学规模奠定了基础。“2002 年我们(学校)高考就创下三个第一，高考达线率全市第一。重点、本科人数全市第一；提高率全市第一，后面学校发展就加速了。”(M 中程主任，20211203)

2. 政策变革背景下 M 镇乡村教育资源的整合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乡村基础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教育体制不断改革深化。以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为出发点，通过减少数量、扩大规模，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投资收益，我国乡村教育开始了从“小而全”到“大而精”的政策转向。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自此，乡村传统的“村村办学”格局被打破，乡村“撤点并校”席卷全国。具体而言，大量撤除原有的乡村中小学，把教育资源向乡镇集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政策举措为乡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内生动力。如果乡镇能够以村级学校调整撤并为契机，将以“镇”为平台的初高级中学办成品牌，还是会形成新的带有一定辐射力的乡村教育中心。这种新的内生动力可以从乡镇对村庄辐射力的提升中获得阐释。乡镇教育的整合，加速乡村与集镇的人口流动，迫使集镇与村落建立除经济往来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关联。在村村办学的阶段，集镇更多的是承担市场集散中心的功能，镇与村的联系体现在生产、消费的经济行为中。因地制宜地调整乡村基础教育布局，推动乡村教育向乡镇教育靠拢，农村地区子女求学大部分走向乡镇为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根据“撤点并校”政策，2003 年以来，M 镇下辖行政村的小学逐步合并。目前，M 镇现有九年义务教育一贯制中心学校一所，在校小学生共 1514 人，村级完小一所，在校学生 100 余人。乡镇中心学校成为周边农村与集镇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

表 1M 镇小学教育发展历史脉络

年份	集镇区域学校	村落区域学校
1920	L 县二乡立小学	
1933	L 县 M 小学	
1987	M 小学	上河小学 丘岭小学 桃园小学 河冲小学 雁山小学
1992 ^①	M 小学	上河小学 丘岭小学 桃园小学 河冲小学 雁山小学 寨里小学、石堰小学、长岭小学、丰冲小学、塘口小学
2003	M 小学	合并为悬岩小学 桃园小学 河冲小学 并入 M 小学
2006	M 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悬岩小学 并入 M 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寨里小学、石堰小学（长岭小学与丰冲小学并入）

2007	M 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并入 M 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寨里小学、石堰小学
2016 至今	M 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石堰小学

注：资料来源于 M 镇镇志等相关资料整理，表格中小学名称已作匿名化处理。

3. 富有“中段”竞争力的乡镇教育质量

“撤点并校”因集中了教育资源，为 M 镇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创造了先机，满足了周边农村子女入学的需求。作为中部省份的山区小镇，进入东部沿海城市打工是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父母外出打工，子女教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农村子女的基础教育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一部分就近在乡镇入学；一部分在当地城市入学；还有一部分跟随父母在打工城市入学。走访调查得知，M 镇周边农村的子女有超过 2/3 选择在乡镇中心小学就学。村民对此有两种解释：其一，从教育成本来看，农村子女进城入学，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费用投入，部分家长认为这样的入学方式“不划算”。“城里面小学还得掏借读费，一年没个几千都下不来……回头考高中还要回来考，小孩念书麻烦呢。”（Q 村曹女士，20211123）其二，从教育质量看，乡镇中心学校是附近教育质量最好的小学，已经满足了大多数家长对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的需求，同镇的 M 中学更是成为家长心中的兜底保障。“小学在家门口念念就行了……我家就讲能上 M 中学就行了。”（L 村沈先生，20211125）

立足乡镇，M 中学明确自身发展定位，着力建设优质乡镇高级中学，首先把握乡镇与村庄相近的便利优势，将招生目标对准周边乡镇和乡村中下游学生，提出“有教无类”的招生口号，放低招生门槛，扩大招生规模，解决生源不足问题。短短几年，M 镇中学招生破万，实现了教学规模的突破式扩张。其次，利用乡镇偏远，集镇规模小、民风淳朴，营造良好的教育风气，提高办学质量，将本科升学率作为富有竞争力的办学目标，走出一条乡镇中学发展路子。

与高等教育学校招生率提升相伴随的是逐年增高的高考报名率，1999 到 2008 年间，全国高考报名规模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的突破，而录取比例上升相对较慢，这意味着高考落榜的考生逐年增多。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统计数据，1999 到 2008 年间，高考落榜人数由 128 万逐年增加到 451 万。鉴于高考复读需求激增，一所民办非企单位性质的学校——J 中学在 M 镇落地。作为民办学校，J 中学参照 M 中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方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使 M 镇中学的影响力得到提升。自 2014 年以来，M 镇高考生本科上线总人数连续 8 年突破万人，吸引了大批媒体报道关注，也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家长注意，更得到当地与上级政府的支持与资助。

M 镇的教育发展远远超出了普通乡镇教育发展的水平，这固然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交互作用下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乡镇层级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发展乡镇教育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承担应有乡村教育文化职能，保存乡村内生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可以构成乡村振兴的动力之一。

（二）M 镇以乡镇教育为基点的县域发展联动

如前所述，在县域范围内各地域社会的有机联系中，“镇村体系”间的联结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此联动体系应以县城（城关镇）和一些“强镇”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对一般村庄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主要是从产业层面理解这一体系的存在，缺乏将经济、社会、文化联通在一起的设计和思考。事实上，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视角看，乡村新内生性发展正是镇与村充分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一种人口、经济、社会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状态。而乡镇的优质教育恰恰在这种乡村新内生性发展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强县域人口回流和吸纳能力

M镇优质教育资源的积累,进一步吸引了一批本地人口的回流与外地人口的进入。在内外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推动乡镇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凭借M中学高升学率以及M镇优良的教育风气,M镇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20年,M镇常住人口呈现净增长趋势。

从本地人口结构来看,集中表现为青少年儿童就学的本地留存以及上一辈劳动力的回流。在对本地村庄居民的访谈中了解到,由于M中学升学率的保障,本地人对M镇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氛围有着很强的认同感,“M中学全国也就这一家了,那不然那么多人来呢?”(Q村高先生,20211214)“我们镇一所网吧都没有,你要玩都没得玩。”(B村孙先生,20211215)“你到了学生放学睡觉时候,那都是静悄悄的,都怕吵到学生,要不说我们这学习风气还是很好的。”(L村曾女士,20220112)这种高度的教育认同感,以及集镇自身创造的较为多样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本地学龄青少年的本地入学及其上一辈劳动力的就地择业。

从外来人口结构来看,集中表现为学生群体、陪读家长的流入和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其中,学生群体和陪读家长占据了M镇人口结构的主要部分。陪读是指从学生的生活到学习,家长离开家乡,异地全程参与其学习和生活照料的一种行为。陪读家长通常为此而租住在学校附近,陪孩子一起上学,照顾其生活起居等。在对陪读现象的分析中,农村家庭为了实现阶层流动的优势竞争地位所进行的教育风险投资⁸,成为其流动选择的关键。对于M中学的学子而言,这并非例外。M中学的生源大多来自乡村,相较城市孩子来说,乡村孩子的家庭社会资本薄弱,教育成为他们实现阶层晋升的有效渠道,父母愿意尽可能地子女教育提供支持。因此,在高中阶段,周边乡村子女前往M镇求学过程中,家长随迁型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从M镇的具体情况来看,陪读现象的走热,除了M中学优质的升学数据之外,还在于:其一,J中学的大量招生,超出了学校公寓的承载能力,大多数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这种必须校外居住的政策,也让更多家长不可避免地选择陪读。其二,学校地处山区腹地,位置偏远,学习生活枯燥,学生学习强度高,考学压力大,家长希望通过陪读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以便孩子专心学习。

总之,在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现实条件的双重作用下,家长陪读成为M镇的普遍现象。依据M镇政府领导估算,M镇中学家长陪读率近70%。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M镇常住人口近6万人,其中镇区人口5.5万人,外来人口4万余人。数万外来人口流入M镇,形成了持续的人口聚集效应,其生活消费亦构成M镇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2. 陪读群体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由于学生和陪读家长的大量流入,其劳动生产和消费服务需求对提升M镇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形成的房屋租赁、日常消费和短期就业等行为构成了稳定的经济产业链条,推动乡镇经济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教育发展而带动的乡镇经济,并非教育产业化主观设计的结果,而是基于人口回流、外来人口聚集而引发的一系列“意外后果”,推进了乡镇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1)从房屋租赁市场来看,在外来人口向镇区集聚的过程中,房屋租赁成为M镇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镇上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内,一套小两居套间,年租金从2万元到4万元不等;一套合租单间的租金,年租金为1万元左右;周边平房的单间,根据地理位置年租金几千元不等。根据M镇房屋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截至2021年11月,M镇备案的出租房屋共有19447间,已出租房屋13600间,预估房屋出租交易额可达2亿元。镇上原居民仅仅依靠租金就能获得不菲收入。(2)从消费服务业来看,根据市场监管所的数据,从面向学生的文具书店、全托酒店到面向全镇的小商品服务业等,镇区围绕吃、住、购、行的第三产业实体高达800多户,其中大型商超5家、书店8家、艺术培训中心10家、全托机构32家、药房15家、宾馆15家、理发店20家、餐饮300多户,其余百货及服饰零售等注册商户400余户。庞大的消费群体,是本地和外地个体户赖以生存的基础。(3)基于大规模的闲散陪读家长群体,初级劳动力市场庞大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处于内陆山区,M镇成为承接发达地区小

规模企业转移的热门之选⁹。M镇小型工厂遍地可见，服装厂、箱包厂、手套厂等第二产业实体高达120多户，用工规模小到几人、大到200人，陪读群体中的劳动力剩余群体在M镇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就业。

可见，立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M镇形成了依托教育的经济产业链条，形成了小镇独特的发展模式，促进乡镇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自2009年以来，M镇已连续10余年跻身全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前20强乡镇。这种以教育为基础的乡镇发展模式，串联了M镇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推动了山乡小镇大变样。

3. 勾连乡镇与村庄的联动性发展

长期以来，村落的过疏化和空心化被视为乡村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由乡村过疏化而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因此，我们必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推动城镇与村庄发展联动上下功夫。

(1) 以优质公共服务，实现乡镇与乡村的联动发展。

乡镇的经济发展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需求。乡镇基层政府既是乡村发展的外在支持力量，也是乡镇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M镇镇政府通过落实乡村振兴的各项支持政策保障乡村发展，同时又通过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实现乡镇与村庄的联动发展。首先，为了满足大量人口进入的住房需求，自2014年以来，镇政府通过对集镇区域的重新规划，在集镇外围规划了两处新的小区，于2019年将集镇街道分为T社区和M社区，以城市社区自治的标准进行集镇区域治理，缓解集镇的住房紧张。其次，为了方便进行流动人口管理，成立租房管理办公室，实行“以校管租、以租管房、以房管人”的管理策略，有效破解流动人口登记和房主主动申报备案等治安难题，实现了房屋租赁市场规范有序。最后，提高乡镇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全面配合乡镇学校的发展，坚持“镇校一家”的发展原则，注重满足居民的实际服务需求，对居民反馈的建议积极作出回应。如建设公共服务休闲广场、公园绿地、专用晾晒场，与上级政府沟通增设便民客运班车等等，满足陪读家长生活休闲娱乐等多方面需求。

(2) 镇村间联系硬件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动下，M镇乡村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一，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美好生活提供基础保障。2016年以来，通过修建乡村“组组通”公路、“最后一公里”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措施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其二，积极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利用本地特色茶产业、中草药种植、房屋出租等优势，由政府牵头支持茶园基地、中草药基地烘干房、冷库及深加工操作车间、公租房等硬件设施建设，发展村集体经济，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作用，进一步弥补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3) 吸引新乡贤回乡创业。

在探讨乡村内生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被寄予厚望。在乡镇经济发展的基础上，M镇的村落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机。正如上文所言，M中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文化资本，其影响力日广，对外吸引了大批学生的进入，对内提升了本地居民和村民的乡土认同。M镇新乡贤的回归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新乡贤的回归为M镇乡村建设激发了新的内生动力。2020年，B村的两姐弟凭借在浙江多年的中草药种植经验回到了本村，注册成立了N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了当地一座1600余亩的荒废山坡，建设成了金银花等中草药种植基地，配套建设中草药基地烘干房300平方米、冷库200立方米、深加工操作车间1000平方米，出售中草药鲜货和深加工产品。N公司的落地带动了该村12户贫困边缘户的就业，同时带动了周边农村闲散劳动力增收，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2021年，该企业成功获得M镇产业项目资金支持。

三、M镇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构建及评价

M镇案例与新内生发展理论间是否具有亲和性?如果二者间具有亲和关系,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什么?如何维持M镇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乡镇教育引导下新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的追问,无论是对于理解M镇的发展,还是分析新发展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县域内以镇为载体的联结体系构建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古老国度,中国自秦朝建立“郡县社会”起,便建立起包括县、乡、里为纵向联结主线的县域社会传统。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此种传统有不同表现,但从总体上看,其体制和制度表现出较强延续性。在外生和内生发展缝隙弥合的问题上,M镇经验向我们展示了在传统乡村社会逐渐走向消解的背景下,依托乡镇优质教育的发展,县域内乡镇与村庄之间可以建立起密切关联,并获得一种连带性发展的经验。

其一,在县域社会的空间范围内,作为城关镇的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如果一个县域范围内只有县城(城关镇)一个中心,必定会导致县域发展陷入总体结构失衡。而如果除了县城之外,还有若干由建制镇构成的发展“亚中心”,便会形成一个多元的、充满活力的镇村发展新格局。在本文中M镇便是作为县域内以镇为载体的重要体系联结点而存在的。其二,M镇在县域社会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扮演着“衔接联动”的关键角色,作为县城和乡村的联结点,乡镇的区位作用在乡村新内生发展进程中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正如费孝通所言: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¹⁰。其三,进入21世纪,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包括M镇在内的中国广大县域社会面临空前挑战,其最为重要的标志表现为,村庄人口的外流,以及镇村间、村与村之间传统联结体系的松懈,其影响直接表现为村庄社会的空心化和乡镇社会联结能力的衰减。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M镇通过其优质教育资源的打造,形成了人口聚集效应,反哺乡镇经济发展,实现乡镇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在维系镇村联结体系的基础上,为新内生发展的推进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乡镇优质教育引导下新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

M镇乡镇教育引导下的新内生发展主要是通过其派生性和拓展性加以实现的。如果M镇基于乡镇教育而搭建起来的发展平台仅限于教育领域,而不具有拓展功能,那很难作为新内生发展的典型代表。通过前述案例研究,循着M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线索,我们发现了其所具有的较强的拓展性特征,如由优质教育而拓展出来的人口回流和个体经济,推进了乡镇多元素的发展,并建立起镇村之间良性互动的桥梁。这种以教育为基础的乡镇发展经验,串联了M镇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在具体实现机制问题上,我们发现,M镇以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县域人口集聚,破解乡村空心化难题。M镇发展经验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县域社会范围内镇村发展集聚性和辐射性,是其与新内生发展理论契合的集中表现。M镇在“撤点并校”“高校扩招”等多项教育政策改革的背景下,抓住时机,大力发展乡镇教育,建立了县域以乡镇为核心的较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体系和优质的高中教育,形成了以建制镇为平台的教育区位优势,避免了继村小撤并后县域教育资源的衰减。基于M镇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优质教育为引领的小城镇发展,在赋予乡镇内生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其对村庄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这种带动体现在:其一,解决了本地村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避免了因寻求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而导致的人口流失。以乡镇为节点的教育机构,能够继续承担乡村的教育功能,使得镇村居民没必要远赴他乡“陪读”,稳定了乡镇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二,关注依托于优质教育资源而派生出来的乡镇多元素互动联结,小城镇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和系统。M镇在发展过程中,借助于优质教育带来的良好发展氛围和条件,积极发展各种小工业,带动周边乡村人口就业,包括服装厂、手套厂等,吸纳周边村民就近打工,乡村民宿、休闲旅游等服务产业更是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创业机会。务农之外经济机会空间的扩大为乡村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点,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其三,提升小城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的新内生体系。小城镇的发展为公共服务资源投入提供保障,推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其四,乡村教育发展有助于提升乡土文化认同,推动乡村共同体新的形态生成,以基础设施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为基点,增

进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实现镇村的联动发展。无论是乡土文化认同驱动的乡贤回归,还是政府层面乡村振兴策略吸引的乡村振兴带头人的涌现,在以镇村为纽带的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下,新的乡土社会共同体慢慢形成,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也成为乡村新内生发展真实的承载者。

(三)如何维持M镇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社会发生了剧烈社会变迁,并已呈现出一些带有趋向性的发展态势。要想保持M镇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和发展持续性,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一,在全国城乡人口及区域人口总体变动的大格局背景下,通过以乡村振兴为核心的乡村发展,保证M镇所在县域的人口保持常态意义上的增长,不出现人口减少的状况,并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流入,这是M镇教育发展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其二,M镇教育发展宽度的适度拓展。从总体上看,依靠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带动小城镇的总体发展,可以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M镇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出以乡镇联结村庄,实现新内生发展的“教育面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着力强调乡镇对村庄的经济产业带动作用,而对于非经济因素有所忽视。事实上,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事业的发展同样是作为乡镇与村庄间重要的联结节点而存在的。其三,M镇以教育发展为契机的发展升级的实现。20世纪80、90年代,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模式火爆,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被中外学界视为我国内生性发展的经典实践案例。但之后乡镇企业没有获得持续性的发展和辉煌,小城镇的“人口蓄水池”作用亦面临诸多挑战,人口的流失导致乡村走向衰落。在反思小城镇发展困境的基础之上,学界开始从公共资源供给、土地资源规划、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提出相应破解之策。如相对提高公共物品的统筹层级,建立与小城镇建设相匹配的镇域公共物品供给体系¹¹;细化小城镇空间规划,建立“镇村一体”的地域体系¹²;引入企业资源,盘活镇域小规模经济体。毫无疑问,上述这些应对之策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行思路。然而,新型城镇化本身的社会和文化面相仍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

伴随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阶段的到来,乡村发展步入新阶段。如何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质量,成为问题的关键。M镇从乡镇教育发展入手,在乡村人口外流总体趋向下,努力解决乡村人口流失问题,增强农民的乡土认同;注意通过构建以镇村为纽带的社会资源网络,为乡村的发展积累内发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一种乡村振兴新的内生发展动力。虽然这条路径不能简单复制,但为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值得关注。

注释:

1 田毅鹏:《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 转引自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 Susan H.Holcombe, “Donors and Exogenous Versu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24, no. 5(2014), pp. 750-763.

4 Ward, N, J. Atterton, T. Y. Kim, P. Lowe, J. Phillipson and N. Thompson Universities,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CRE Discussion Paper, 2005, pp. 1-15.

5 Lowe P., Murdoch J., Ward N.,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 Beyond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Models,” in Ploeg, J. D. van der and Dijk, G. van, *Beyo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1995, pp. 87-105.

6 Bock B. B., “Rural Marginalisation and the Role of Social Innovation: A Turn Towards Nexogenous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connection,”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6, no. 4 (2016), pp. 552–573.

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3 页。

8 1992 年 2 月，在撤区并乡的政策推动下，原 M 镇与隔壁的 D 乡合并为现有 M 镇，表中 1992 年新增小学为原 D 乡的 5 所小学。

9 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10 史源渊：《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安徽省毛坦厂镇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20 年第 1 期。

11 费孝通：《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 页。

12 仇叶：《论小城镇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作用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4 期。

13 齐立博：《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城镇的“惑”与“道”——江苏省的实践与思考》，《小城镇建设》2019 年第 1 期。